2026.11.23 星期一
主编｜侯赛 版式｜许丽 检校｜李彪 符发
海南日报



海岛石头记 拾遗

茅坑棋棋盘石刻。

成三棋棋盘石刻。

牛角棋棋盘石刻。

石刻里的市井娱乐与乡土契约

石上对弈 碑定乡规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操

石上弈趣
镌刻千年市井闲情

棋戏，是古人最寻常的市井娱乐，上至文人雅士、达官显贵，下至乡野村民、市井百姓，皆爱对弈消遣。纵观全国考古史料，六博、围棋、象棋等传统棋戏文物多出土于贵族墓葬、文人宅邸，是古代上层社会的主流娱乐形式。

正史典籍、地方方志对海南民间棋类活动记载寥寥无几，仅零星记录苏东坡谪居儋州观棋赋诗、留下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”的千古豁达，以及清初琼州棋子曾列为朝廷贡品。长久以来，学界普遍认为海南古代民间棋文化留存稀少、传承单薄。

但坚持十年田野普查的谭麟东颠覆了这一认知。他多年深耕海南乡村石刻调研，在海口、澄迈、儋州、乐东等多地乡村，发现了大量明清时期民间石刻棋盘。“这些棋盘不藏于博物馆、不存于名门庭院，而是就地凿刻在村口平整青石、老树根石台、古井石阶之上，是专属海南乡村的‘全民娱乐印记’，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息。”谭麟东说。

谭麟东发现，不同于规则复杂、器具精致的围棋、象棋，海南乡野石刻棋戏均为平民简易棋戏，无须特制棋具，瓦片、石子、树枝皆可落子，玩法简单、趣味性强，世代流传于田间地头。其中分布最广的是成三棋，海口村民俗称“走城”，棋盘纹路简单规整，玩家三子连成一线即可吃掉对方棋子，攻守之间趣味十足，至今部分乡村老人仍保留着地画棋盘对弈的习惯。

除此之外，乡野间还藏着多种罕见小众的石刻棋类遗存。儋州三都镇迪锡村羊氏宗祠前，留存有成三棋与茅坑棋双棋盘石刻，茅坑棋又称走厕所棋，玩法极具趣味，玩家可通过“挑担”技法，隔空吃掉对方双棋，最终将对手棋子逼至死角落败，是极具海南民间特色的趣味棋戏；海口龙塘镇永朗村的老榕树下有四种土棋盘石刻，成三棋、牛角棋、策反棋、井字棋，集齐海南珍稀民间棋类遗存。

在谭麟东的观察中，形似牛角纹路的牛角棋，是典型的围堵类棋戏，一子对二子的博弈模式，考验玩家布局预判能力；以收服棋子为核心的策反棋，颠覆传统对弈输赢逻辑，以“化敌为友”为制胜关键；九宫格局的井字棋，简单易上手，是老少皆宜的民间益智游戏。

始建于宋代的澄迈美榔双塔，塔旁遗存一方古象棋石刻棋盘。尽管暂无法判定棋盘的凿刻年代，仍可佐证正统棋文化早已渡海入琼，在民间落地生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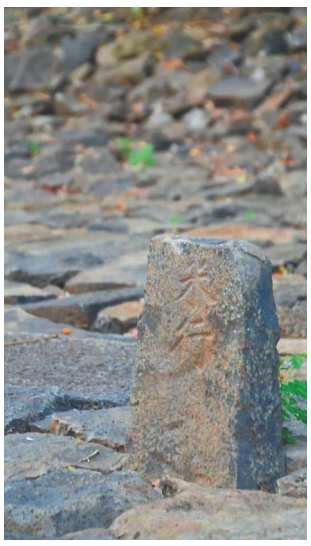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些藏在大树下、街巷边的石上棋局，是中原棋文化南迁海南的见证。”谭麟东说，日出劳作、日落对弈，一方青石棋盘，承载着海南先民劳作之余的闲适时光，是最生动、最鲜活的乡土生活活化石。

碑定乡规
留存乡村千年治理秩序

如果说棋盘石刻是海南乡村的“娱乐印记”，那么散落乡野的各类民间界碑、规约碑、权属碑，就是古代琼南乡村最细密、最扎实的乡土契约载体。在没有现代地籍制度、确权体系的古代乡土，石碑是最公开、最恒久、最具公信力的乡土契约。

谭麟东介绍，界碑并非只有大众熟知的国界、省界、市界，在古代海南乡村，民间界碑体系极为完备、细分至极，是古人划定空间权属、化解邻里矛盾、辅助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。

“海南留存的官方行政界碑数量有限，典型代表如光绪十九年‘琼海关’碑，记录了近代海上贸易沧桑，但真正遍布乡野、融入百姓生活的，是形制多样、功能细分的民间界碑。”谭麟东介绍，他在十年田野走访中，梳理出目前已发现的七大类民间界碑类型，包含庙界、祠界、墓界、家界、集市行界、邻里合墙界、民俗辟邪界碑等，覆盖村落公共空间、宗族领地、私人宅地、墟市交易、邻里权属、民俗信仰等多种生活场景。



集市行界“米”字碑。

在海南广袤的乡野村落间，藏着一批最朴素、最动人的“石头史书”。它们大多静静卧在村口老榕树下、古井旁、晒谷场、街巷路边，历经数百年风吹雨淋、人踏牛踩，沉默守护着海南乡村的烟火日常、乡规秩序与岁月变迁。

多年来，乐东黎族自治县白沙河谷博物馆副馆长谭麟东、琼南历史文化民间博物馆馆长蔡宁等本土民间文博研究者，踏遍琼南琼北乡野，深耕田野普查，整理出大量石刻遗存。

他们认为，这些散落乡野的民间石碑石刻，是中原文化渡海入琼、落地生根的鲜活见证，更是琼南乡土社会千年发展的实物档案。不同于官方方志典籍多记载建制大事，乡村石刻镌刻的是百姓的日常生活、村落的权属边界、族人的迁徙记忆，藏着最真实、最接地气的海南民间发展史。



庙界碑。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墓界碑，体现古人成熟的殡葬规制与宗族护坟、防范盗葬的权益意识。谭麟东考证，古代品官茔地尺度规制因朝代而异，为防止民间“盗葬”乱象，多地立碑明定界址。以海口三门坡镇六合岭王弘诲祖墓为例，王弘诲为明代官员，后世清代官府立碑公示禁约，明确茔地边界、严惩越界盗葬，碑文规制清晰、权责分明，承载着古人守护墓葬权属、维系宗族权益的一套乡土秩序。

家界碑、合墙界碑，是邻里和睦、宅地确权的乡土智慧。谭麟东在府城鼓楼街发现“赵家地界”界碑，是少见的私人宅地确权石刻；澄迈大丰村、海口灵山镇大林村留存“此墙共合”“吴许合墙”等合墙碑刻，记录古代邻里共用墙体、集约用地、明晰产权的生活习俗，有效规避后世重建、拆迁引发的权属纠纷，是海南先民邻里共治、谦和相处的生动见证。

最具商业价值与城市史意义的，是集市行界碑。澄迈大丰镇封平约亭古墟留存大量清代市界碑，刻有“十排界至”“肉行限界，不准移卖”等铭文，清晰划分古墟各行业经营区域、规范摆摊秩序、稳定市场业态。

踏遍琼南乡野，蔡宁和其他民间文博研究者持续发掘、征集、拓录散落的乡村石刻遗存，在乐东佛罗、九所、黄流等古崖州核心区域，收集整理出大量界碑、乡规碑、功德碑、墟市规约碑。

古时琼南佛罗古墟地处原崖县、感恩县交界地带，是典型跨县域商贸枢纽，人流繁杂、交易频繁。蔡宁介绍，当地留存的度量衡碑、奉官示禁碑，统一量具标准、严打违规交易，以石刻刚性规约守住百年墟市商业信用。

拾遗乡野
散落碑刻藏乡土文脉
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铺开，为隐匿乡野的石刻遗存提供了登记、保护的契机。谭麟东坦言，相较于形制宏大、标识清晰的摩崖石刻、大型古碑，海南民间界碑体系整体呈现“小、散、隐”的特点。

许多庙界、祠界、家界、合墙界碑仅三四十厘米大小，散落在墙角、路基、祠边、树下，极难被普查登记。大量墟市行界碑随着老街翻新、路面硬化被掩埋或挪移，铭文磨损、信息残缺，导致古代墟市分区、商贸规制、市井治理的历史细节逐渐消失。

“很多人只重视大型名碑，忽视这些‘不起眼的小石头’，但恰恰是这些民间界碑，填补了正史方志不记载的基层细节。”谭麟东说，官方史料多记载行政建制、重大事件，而民间界碑记录的是一村一地的边界变迁、一街一市的经营规则、一户一宅的邻里规约、一族一庙的领地传统，是最微观、最真实、最鲜活的乡土档案，具备极强的证史、补史价值。

除界碑遗存外，海南大量明清、民国民间墓碑清晰记载族人祖籍源流、迁徙路径、生卒谱系、宗族脉络。“这些都是研究海南先民渡海迁徙、多族群交融、村落迭代发展的第一手资料。无数散落墓碑拼合起来，就是一部鲜活的琼南宗族迁徙史、乡土发展史。”谭麟东说。